

港導隱居重慶山村數十年 為夢出山

妻子任編劇 余積廉盼有心人投資

從影棚練習生到攝影機機工，再從攝影師到導演，1940年出生的余積廉在香港電影圈滾打了三十多年。在香港電影最為鼎盛的黃金時代，他曾與古天樂、任達華、胡慧中等知名演員合作，拍過《歡顏》、《決戰天門》、《少林達摩》、《摩登大食懶》等電影作品。然而，上世紀90年代，香港影業走入低迷，百餘家電影公司遭受重創，余積廉的公司也未能倖免，由此他從香港電影圈銷聲匿跡了。但這位「為愛隱居，為夢出山，並傾盡所有」做法近八旬的余積廉，因一部《踏雪尋梅》，令原來隱居小城數十年的他再度出山，重拾電影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業迎來了黃金時期，無論是明星陣容還是影片的數量、質量，都可謂空前絕後。尤其是武俠動作片，更是風靡全球，不但港澳觀眾趨之若鶩，就連東南亞、歐美也有大量影迷，香港因此被譽為「東方荷里活」。而此時的余積廉，也憑借《歡顏》、《決戰天門》等影片，在香港演藝圈日漸成名。1987年余積廉成立唯益影業公司，擔任獨立製片人。然而隨後，受到經濟衰退影響，電影業陷入惡劣處境，余積廉也不能倖免。

「為了吸引投資人，我不得不在酒桌上推杯換盞，但是那樣的生活令人十分厭倦」，余積廉每每回憶起當年的生活，觥籌交錯的記憶就接踵而來——「2萬元（港幣）一瓶的酒，啪啪連開兩瓶，8,000元（港幣）一份的魚翅，一人一份……擺闊氣、比排場，都是為了吸引人投資。」1991年，余積廉認識了比自己小28歲的重慶農村姑娘蔣雪梅，蔣雪梅對他說：「跟着你受窮我也不怕，我們可以一起回我的老家種田，我養活你。」余積廉被姑娘的純潔深深打動，反覆考量後，決定跟隨姑娘來到遙遠的重慶鄉村。

為電影把養家麵館關閉

2013年，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重慶北碚區天府鎮，見到了時年73歲的余積廉導演，彼時他與夫人蔣雪梅正一邊經營麵館，一邊拍攝動作片《踏雪尋梅》——這是他隱居重慶數十年後，第一部出山之作。夫妻兩人為了籌措經費，將名下的房子抵押，每天吃着兩元一把的青菜，省吃儉用為經費四處奔波。小山村有個香港導演的事情迅速擴散，當地鄉親成群結隊來看熱鬧，但聽聞這個香港老頭為了電影抵押房產時，紛紛搖頭嘆氣，只有蔣雪梅一人笑瞇瞇地告訴記者：「他為了我付出了一切，是最好的丈夫，我只是想讓他圓夢。」

經過媒體報道，余積廉重新出山執導電影被老朋友張國柱得知，在老友幫助下，這部頗有八十年代武俠片風格的電影在數條院線順利上映，並收回全部投資款。《踏雪尋梅》的成功給了這位昔日的名導信心，夫妻兩人將經營十餘年的麵館關閉，專心投入到下一部電影的拍攝中。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來到重慶天府鎮，見到了年已八旬的余積廉導演和夫人蔣雪梅。余積廉告訴記者，自己導演的《青春無限》已經殺青，夫人蔣雪梅又寫了一部劇本《桃色棒棒》，籌備開拍工作。

從前的麵館佔用了夫妻太多的精力，於是他們把麵館關閉，專心寫劇本、拍攝、籌款。余積廉非常自豪地告訴記者：「別看我老婆沒什麼文化，但是現在寫劇本非常棒，絕不次於專業編劇。」他一邊向記者展示《桃色棒棒》劇本一邊說：「你看，這段景色描寫，遠景、近景都有抓住！這是不是專業水平？」余積廉臉上一臉得意。而蔣雪梅則在旁邊微笑地補充：「這些都是余積廉教我的，我學這些很慢，但是他很有耐心，一點點培養我的寫作興趣。余積廉導演不僅是我的丈夫，更是我的老師，我的益友，我的指路人。」



余積廉與古天樂合影的翻拍。

在他們的第一部電影《踏雪尋梅》的籌款時，他們除了將自己的房子抵押給銀行外，還參加了內地某衛視一檔圓夢節目，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吳思遠在圓夢環節表示，他在重慶有100多塊屏幕，要拿出來讓他們電影放映，老朋友張國柱、胡慧中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余積廉深知這樣無償的幫助是一種情義，但他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決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央求老友幫助、支持。《青春無限》和《桃色棒棒》的籌款，他必須自己完成。

籌經費吃了很多閉門羹

「我和老婆親自去找企業、拉贊助，去年拍攝《青春無限》的時候還有許多老闆給了我面子，覺得導演親自拜訪嘛！有的贊助十萬，有的二十萬……積少成多。但是今年不知道為什麼，企業老闆都說忙，吃了很多『閉門羹』。」談到這裡，余積廉認真地問：「對了，我知道香港文匯報影響很大，當年我經常看你們的報紙，能不能在報道中寫寫這個情況，看看有沒有港人願意投資我的下一部電影《桃色棒棒》？這很好的一部電影，講的是重慶底層的『棒棒』（重慶方言，即人力挑貨散工）的愛情故事，我相信票房一定比武打片《踏雪尋梅》高，而且更符合大眾的審美。」

自卑不敢向古仔開口攞

余積廉告訴記者，前兩日，他剛與古天樂通了電話。

「現在電影確實需要名人效應，我拍攝的電影都是用新人，我在想這也是投資人不敢投錢的原因之一吧？」余積廉心裡想，自己當年認識那麼多大牌港星，要不要請他們來友情客串呢？猶豫再三，他撥通了古天樂的電話號碼。

「應該是古天樂的經理人接的，我說我是余積廉，對方說古仔在拍戲，稍後給我回話。第二天，我接到了古天樂的電話，他稱我『余哥』，他說剛剛才得知我Call他，我就開玩笑說『經理人效率不高啊，要嚴厲批評』。我和古仔聊了互相近況，得知我在拍戲，古仔問有沒有需要幫忙的事情。我確實心動了一下，但沒能張開嘴求助他。」

記者第一次採訪余積廉時，他非常抗拒向社會求助，缺錢了就抵押房產，他向記者坦言「藝術家總是既自尊又自卑，不願意低人一等」。時隔五年，再次採訪余積廉，他變得更接地氣，願意向媒體、向企業求助，但是對舊友，還是不願意張口。

「你開口，別人會幫忙，這是情義，但是情義不可以這樣的。譬如我知道，我對古仔說，請你來幫我友情客串兩日，古仔一定答應，但是我必須拉到贊助來，才能張開這個口。古天樂可以念舊情，免費為我站台，但是他也有檔期，有經理人，我必須承擔他這部分的費用。」余積廉心裡始終有個準則——不能佔別人便宜，尤其是朋友的便宜。

清貧中有愛 以繪畫謀生

從重慶主城解放碑驅車前往余積廉所居住的北碚區天府鎮，大約需要2個小時的路程，其中還包括半小時崎嶇泥濘的山間小路。天府鎮山清水秀，記者在這裡沒有見到一棟高樓，也沒有見到一輛出租車，生活原始、恬淡。當地人都知道這裡有個香港口音的老頭，聽不懂本地方言，每天早上在田裡打太極拳，最近還拍起電影。

「這裡沒有咖啡，沒有茶餐廳，什麼都是麻辣，我剛來的時候簡直要死了。」余積廉告訴記者，生活清貧沒關係，可著實讓胃委屈了一段時間。「不過現在我好多了，老婆給我搞一種草泡水，味道和咖啡相似，我也能吃重慶人愛吃的辣火鍋、醃肉了。就是仍然聽不懂重慶話，需要老婆做我的翻譯。」

自從開始拍戲，余家的生活便開始精打細算。前幾年，蔣雪梅在家附近荒地墾了60多平方米的菜地，種了白菜、蔥、茼蒿，平時除了吃自己種的菜，同住在鎮上的弟弟也會送一些菜。午餐時間，蔣雪梅給丈夫和自己煮了麵條，余導表揚妻子的手藝，「加了一點老薑，味道更好了。」

如今，余家的麵館已經關閉，全家的生活開支全靠余積廉賣畫。他們居住的房子是一室一廳，客廳擺放着電影剪輯器材，旁邊一間小屋子就是畫室。他喜歡畫牛、羊、鶴等，尤其是牽着牛的小孩，維妙維肖。只要余積廉畫畫，妻子便會陪伴在他身邊。「我的畫34平方厘米的賣1萬元1幅，現在的開支就靠這個了。」余積廉說。繪畫、寫作和下象棋，再配上一杯咖啡，是他閒時最大的愛好。

清貧的生活，余積廉夫婦甘之如飴。讓妻子蔣雪梅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夏天是他們拍戲最艱難的時期，夏天穿綿綢褲子涼快，為了節省她與丈夫共穿3條綿綢褲子，誰誰就誰換。」余積廉告訴記者，「前兩年，有人問我，你現在每天花多少錢，我說就買菜的五六塊吧；那你在香港做導演的時候呢？一天輕輕鬆鬆花五六萬吧；心裡有落差嗎？不能這麼比，我有了現在平靜的生活啊。」

夫妻的感情經歷了粗茶淡飯的考驗後依舊情比金堅。余積廉說：「她陪着我走過了人生的低迷，我願意一輩子守在她一寸之地。」



余積廉居住在山清水秀的村鎮中。



《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 地震突襲，命難逃

《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圖）是罕見的挪威電影，電影靈感來自1904年，重創挪威的奧斯陸峽灣5.4級大地震，早前獲選為「挪威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每次睇災難片都會緊張到全身神經繃緊；而《八級大地震：命懸一劫》更被譽為「近年最好的災難電影之一」，電影極為逼真震撼的視覺特效，令人彷彿親歷其境。



故事講述了自1904年的挪威首都奧斯陸5.4級大地震後，多年來，挪威仍不時受細規模地震影響。地質學專家預測，一場巨型地震即將發生，殺傷力更會是當年的一百倍。但他們無法準確預計地震出現的時間，遠則100年後，近則明日。當地地震來臨又能否平安渡過難關？首先，始終不是美國大製作，災難場面規模不可能跟荷里活同類作品相比，但是部分場面設計是有睇頭，導演比較聰明地將場面集中在幾場主角們逃生的片段。節奏比較歐洲感覺略為慢一點，較多面部鏡頭和停頓鏡頭，喜不喜歡見仁見智。

早段以主角發現危機為主，現代科學發達，但人有時因為懶散或者自視過高而看不到預警，有點意義。中後段以主角一家遭遇為主，看見挪威人還是挺愛助人的。動作場面雖然不算激烈，但電梯內和頂樓餐廳內兩場設計算有心思，劇情略見勉強。最後最重要是提醒災難時期千萬不要使用電梯

文：路英

《SUNNY 陽光姊妹淘》拍爛手掌的重拾青春電影

欣賞完2018年版《SUNNY 陽光姊妹淘》（圖）真係要拍案叫絕，是一套極高水準，交集振奮及青春活力的電影。電影故事的每一場，導演大根仁在拍攝上的鏡頭分場和內容情節，大致跟足2011韓國版本，整體感覺很原著。

當中，導演在某幾場就加插了富現代感的拍攝手法，尤其開場用上歌舞劇方式表達上世紀90年代日本學生時期的種種潮流，非常充滿陽光、非常跳脫，令人感覺與電影英文名《SUNNY》很相襯。



《在咖啡冷掉之前》放下才能讓生命前行

《在咖啡冷掉之前》（圖）由舞台劇變成小說，今天再變成電影，當中的故事可見極具吸引力，才能演化在不同媒介裡演出。劇情以四段不同的故事組合而成，分別探討着情侶、夫妻、姐妹以及家人之間不同層面的遺憾與救贖。傳說能讓人回到過往的咖啡廳，用一杯咖啡的時間去彌補過去未能坦言的缺口，儘管這趟時空之旅有着複雜的設定，也無法改變未來既定的結果，人們還是會為求再見某個人而遠道而來。

電影淡淡然的手法，跟主題咖啡一樣，喝後的回甘才是真正的味道。生活就是這麼逼



2018年版《SUNNY 陽光姊妹淘》仍然用上兩代的女生交錯地帶出年輕版女主角的理想和成年版女主角的無奈生活及各自的苦況；更以其中一位女主角伊藤芹香面臨死亡，阿部奈美為她重聚SUNNY成員，展現好朋友之間的友情和團結。難能可貴的學生時代、職場時代的每一個起承轉合情節，都令全場觀眾激動大笑，笑聲有節奏地此起彼落，雖然主題講及死亡，但從死亡中尋找到無價的情懷，是電影最成功之處，而最後一幕的那種表達方式，更接力提起大家的高漲情緒。

文：逸珊

人，還未來得及期待，便要面對錯過的遺憾。人要繼續沉淪舊回憶，還是給自己創造一個新的可能性，用一杯咖啡的時間，思考、領悟人生的真理。電影用了許多類似的手法，將人們容易懊悔於過去的心意，轉化成對未來懷抱希望的願景，原來任何一處都可以是起跑線，我們也在尋找着人生的「剛剛好」。

幾個單元故事各有精彩，故事的設定時間不長不短，就一杯咖啡的時間，你想到哪一段時光？想跟誰分享？在咖啡冷掉之前，把遺憾好好放下，我們都需要把回憶收藏好，它們都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別讓它成為你往後人生中的負擔。

文：艾力

動物溫情叫好不叫座



以日劇的慣常播放取態，都是選擇在周日至周五的黃金時段（晚上8時至11時）推出，高收視劇大多都來自這些檔期，而非師奶們準備周日的深夜（晚上11時後）。出現在深夜的節目，不乏內容踩界之流，例如有大量香艷場面、意識較兒童不宜、題材較為偏鋒等，總言之是非主流的劇目。亦因如此，很少人會對深夜劇的收視抱寄望。

今季東京電視台的「金11」（逢周五晚11時推出）劇《我和尾巴和神樂坂》（圖），論題材和卡士實在難以想像會是深夜劇，皆因主角為尊尼組合「嵐」成員相葉雅紀與演戲經驗豐富的女星廣末涼子，故事講述飾演技術高超獸醫的相葉接手一間設備



頗為簡陋的醫務所，但他克服環境所限，拯救一隻又一隻的動物。由於得意可愛動物充斥在鏡頭內，而情節也是圍繞醫治各動物的病症，明顯已知放了在不適合的時段，結果收視由首播的6.6%逐集下跌，至上周第四集已只跌剩4.3%，連5%這個心理關口都守不住。這證明即使有利好因素支持，佳作也不容易在非黃金時段突圍，打破既有收視常規。

有留意開日本綜藝的視迷，大概也知相葉本來是人氣動物節目《志村動物園》的客席主持，曾跟無數動物交過手，他和另一男星DAIGO同屬「動物界暖男」，因此相葉擔演這個獸醫角色可謂是非常合適。奈何觀眾看電視的習慣太根深蒂固，並不會為一個只是合格以上的節目從被窩爬出來；更慘是有日本網民拿本劇跟今年同一電視台同一時段的春季深夜劇《家政夫三田園》第二季做比較——《家》劇主角乃相葉的師兄、樂隊Tokio成員松岡昌宏，結果《家》劇最低收視的一集都能「破5」，證明夜貓子寧看松岡男扮女裝都不欲看貓貓狗狗……

文：藝能小子